



客窗剪影

卡城。新潮。余維輝

有人說：「時間和空間是魔術之靈。」
「也有有人說：「人類的眼睛和心靈是魔術之靈。」此中是非，讓智者去判斷好了。我今日要說的只是一種感覺。一種回憶的片段吧！
已是七月六日下午四時了。這日子也是本年卡城展覽會的最後一天。天氣炎熱得很。連街巷中的麻雀也懶得飛動。我帶著怪不舒服的身體，坐在上海書店的藤椅上。隨手拿了一本「漩渦裏外」來閱。可是心裏總想着別的一些問題。如卡城新文藝社的過去和今日之變動。而到到自問的友誼。我的私人生活。性格。我似乎發現了我底自私。自大。保守和殘忍。我為什麼約束自己。在虐待的漫性自殺中過活呢？我為什麼將這古怪的。痛苦的性格去傳授給他人呢？我痛苦。我失望！
店內閃動一下。一個青年人在我的面前。伸出他那又大又有力的右手：「自來。你想不到我們這快就重會了吧！」
他。是已往一樣青年活潑。天真無邪。相反的我一天一天蒼老。悲觀和淡漠。一天天浸透我的心靈。
「陳駿德。自你別後。我多麼掛念你。你音訊。而且新潮的英文欄也早就因你遠離和社的要求而停刊了。可是我記得。我介紹的那幾位朋友。你曾與他們通訊嗎？」
「誰人呀？」
「楊佩貞小姐。查利周先生。」
「沒有。你知道我連你也沒有寫信呢。其實。滿地可的生活也太悶了。入息不飽。因此空下來總是三五成羣。到娛樂場所。夜總會等遊玩着……」
「唉！」我失望嗎？我嘆惜嗎？我有權責問他嗎？他是我的摯誠的朋友。在他玫瑰花般的現實生活中。我怎能強人將寶貴的光陰消磨在和平和羈縻之間呢？
「唉！」這不是嘆惜。是我在責問自己。

(一) 小布理維克
秋神自在。汗珠一點一點浮在額角上。留聲機響過幾次「皇與我」的歌聲。跟着是多芬的「月光夜」和他的抒情小曲。然而。秋神雖然很愛音樂。但往往在理性的問題將他驅出藝術的園內。
生命之途原像百級石階。但人們不勇往直前。而各人將一束一束充滿刺的玫瑰擲在前面。
秋神想着。理性的問題換上

離魂病歷記
自付其子年已卅許。又復猶光蛋一名。當不致被賊黨擄去之理。然則生實患有離魂病者。相信於半夜外出遇險無疑。可能投奔海中。身葬魚腹矣。事已至此。認爲再作勾留亦屬無補。於是繼續就道。俟返家後。徐圖善策。但歸鄉途。其子下落未明。而願生有婦。夫婦之間。感情頗篤。以夫婿失業。認爲凶多吉少。每日苦思尋疾。抑鬱以終。距死後未幾。願生突歸家。父子相見。恍如隔世。追述往事。無限唏噓。
緣宋旺之瓜代劇盜案。離魂出於自願。惟仍希望在一個月內爲之脫獄者。又焉知此爲李蘇之詭計手法。故入獄。仍仍絕無任何脫獄之動靜。而獄中囚犯。對彼復諸苦索。稍不應命。即拳脚交加。自份不能脫身。則必死於獄中無疑。如是實殊不值。因懇思脫獄之計。會某少雷雨交作。彼乘間斷獄鎖。越獄逃出。事後獄警發覺。走報於巡捕。擬將該官展開搜查。惟深恐此偷龍轉鳳手法而揭穿。隱匿不報。又有所不可。正苦思不得其計。事有奇巧。郭乃置之子願生。就在雷雨交作之夕。因離魂病作外出。徘徊於縣府附近。爲衙役所見。即拘之。巡捕認爲此天賜機會。正好填充逃犯。反正逃脫者既非真盜。則再易一人。又有何關係？復審願生。知屬陌生人。正恰當不過。於是速之下獄。願生醒覺後。頻頻呼冤。但獄卒充耳不聞。

離魂病歷記 (未完)
朱旺逃出來。知其事。深慶瓜代者又有其人。否則麻煩正多。不知何以善其後。越數月。縣官奉命將願生蘇某軍荒島。巡捕探得消息後。深恐再度脫獄。被縣官發覺有損官聲。因願生固不肯自承爲李蘇。而彼之面目身材亦與願生瓜代。朱旺有異也。認爲一不做二不休。下毒手毒殺之。旋呈報縣官。願生即在獄中暴病而卒。復勾通賊屍官。隨便敷衍了事。此無瓜代慘遭橫死之願生屍體。隨昇葬於亂葬崗。並由縣官循例命上。作一段落。
願生生命不該。被葬於浮泥中數小時後。竟徐徐復甦。時有樵夫適路經其地。見狀驚爲屍變。正擬捉足奔逃。但其後見無異狀。乃登岸樹樹以觀究竟。及願生掙扎再四。從泥土中露出面目。則樵夫訝然驚呼。似曾相識。急趨前審視。知爲世父郭乃之子也。因救之

會爆裂的魚
普通的魚類。脫離了水便不能生存。但非律實有一種怪魚。一走出水面。牠的身體便立刻會爆炸起來。你說奇怪不奇怪呢？
這種會爆裂的魚類。生長在非律實一萬尺深的海洋處。身體瘦長而呈圓形。跟九龍魚差不多。其中有些是沒有眼睛的。因牠們居住在兩萬尺的深洋裏。海裏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有眼睛也沒有用處。所以眼睛便退化了。這種魚在深海裏受得了深水沉重的壓力。如果一旦游到水面來。身體就會馬上爆裂了。

離婚奇聞
美國是個視婚姻如兒戲的地方。所以離婚的理由也層出不窮。在威斯康辛州。有個女人要和她丈夫(一個退休的海軍軍官)離婚。理由是他強迫她睡在吊床上。「結婚以來。我已跌過十六次。她說。『現在我的年事已高。不堪再跌了。』
在加利福尼亞州聖約瑟市。有個男子向法院申請和他妻子離婚。因爲他的妻子拋棄他的馬騮到床上去。他的理由不充份。官方不予接納。但法官却替他想出另一個理由。然後准他離婚。該理由是：不能和一個沒有把馬騮踢落床的勇氣的人共同生活。
在邁阿密。桃麗絲·丹妮奧請求和她的丈夫離婚。因爲他把她頭髮染成綠色。
除了美國。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怪事。

笑話連篇
顧客拿着一塊布料。找着一個裁縫度身做衣服。裁縫量一量那塊布料。便說道：「太少了。不夠啊！」
顧客光顧一輛裁縫。這個裁縫却說料子夠造。到了取衣時。顧客看見裁縫的六歲兒子。穿起一條。料子的褲。裁縫連忙解釋說：「那是你做西裝剩下来的。相信你不介意吧！」



慶祝時美宗叔

伍錦輝

選贈大賜福壽
瑞集名門麟吐吐
孫曾戲綵娛家
祝國壽隆頌日
同慶歡壽留
其二
福澤如翁登易求
盈庭棠棣福壽稠
三千珠履香雲散
四代同堂顯茂猷
今播管絃桃李會
九如賀壽永天庥

賀伍時美翁
伍光漢
時美翁。廣東台山福場鄉人。經商美商舍路。已有五十餘年。抱抱大志。勤儉興家。待人接物。處世和平。翁有二男一女。均已婚嫁。其長公子向振兒。在市下項開張華田餐館。兼合路金波酒家大老板之一。次公子向興。開設合路茶居餐館。令千金瑞姊(適陳門)現居香港。翁有八位男女文孫。五位男女曾孫。四代同堂。可謂福壽雙全。華者誼屬宗親。躬逢盛典。參陪席末。爰咏此以頌之。
伍時美翁壽大慶八字嵌「鶴頂格」
「伍」氏庭前賀健翁
「時」維秋節樂融融
「美」逢七秩春輝盛
「賀」喜九如壽倍崇
「壽」祝青城永同福
「大」壽高峯縣同隆
「慶」開桃熟慶盈庭
「慶」享松栢更勁雄

七秩榮壽大慶并序
伍光漢
時美翁。廣東台山福場鄉人。經商美商舍路。已有五十餘年。抱抱大志。勤儉興家。待人接物。處世和平。翁有二男一女。均已婚嫁。其長公子向振兒。在市下項開張華田餐館。兼合路金波酒家大老板之一。次公子向興。開設合路茶居餐館。令千金瑞姊(適陳門)現居香港。翁有八位男女文孫。五位男女曾孫。四代同堂。可謂福壽雙全。華者誼屬宗親。躬逢盛典。參陪席末。爰咏此以頌之。
伍時美翁壽大慶八字嵌「鶴頂格」
「伍」氏庭前賀健翁
「時」維秋節樂融融
「美」逢七秩春輝盛
「賀」喜九如壽倍崇
「壽」祝青城永同福
「大」壽高峯縣同隆
「慶」開桃熟慶盈庭
「慶」享松栢更勁雄

慶祝時美宗叔
伍錦輝
選贈大賜福壽
瑞集名門麟吐吐
孫曾戲綵娛家
祝國壽隆頌日
同慶歡壽留
其二
福澤如翁登易求
盈庭棠棣福壽稠
三千珠履香雲散
四代同堂顯茂猷
今播管絃桃李會
九如賀壽永天庥

賀伍時美翁
伍光漢
時美翁。廣東台山福場鄉人。經商美商舍路。已有五十餘年。抱抱大志。勤儉興家。待人接物。處世和平。翁有二男一女。均已婚嫁。其長公子向振兒。在市下項開張華田餐館。兼合路金波酒家大老板之一。次公子向興。開設合路茶居餐館。令千金瑞姊(適陳門)現居香港。翁有八位男女文孫。五位男女曾孫。四代同堂。可謂福壽雙全。華者誼屬宗親。躬逢盛典。參陪席末。爰咏此以頌之。
伍時美翁壽大慶八字嵌「鶴頂格」
「伍」氏庭前賀健翁
「時」維秋節樂融融
「美」逢七秩春輝盛
「賀」喜九如壽倍崇
「壽」祝青城永同福
「大」壽高峯縣同隆
「慶」開桃熟慶盈庭
「慶」享松栢更勁雄

笑話連篇
顧客拿着一塊布料。找着一個裁縫度身做衣服。裁縫量一量那塊布料。便說道：「太少了。不夠啊！」
顧客光顧一輛裁縫。這個裁縫却說料子夠造。到了取衣時。顧客看見裁縫的六歲兒子。穿起一條。料子的褲。裁縫連忙解釋說：「那是你做西裝剩下来的。相信你不介意吧！」

笑話連篇
顧客拿着一塊布料。找着一個裁縫度身做衣服。裁縫量一量那塊布料。便說道：「太少了。不夠啊！」
顧客光顧一輛裁縫。這個裁縫却說料子夠造。到了取衣時。顧客看見裁縫的六歲兒子。穿起一條。料子的褲。裁縫連忙解釋說：「那是你做西裝剩下来的。相信你不介意吧！」

區鏡棠律師事務所
區鏡棠律師事務所
區鏡棠律師事務所
區鏡棠律師事務所

周衛賢律師事務所
周衛賢律師事務所
周衛賢律師事務所
周衛賢律師事務所

新美味
新美味
新美味
新美味

ARMSTRONG & CO.
ARMSTRONG & CO.
ARMSTRONG & CO.
ARMSTRONG & CO.

MY BANK
MY BANK
MY BANK
MY BANK

BANK OF MONTREAL
BANK OF MONTREAL
BANK OF MONTREAL
BANK OF MONTREAL

天生堂
天生堂
天生堂
天生堂

天生堂
天生堂
天生堂
天生堂

新重慶酒家
新重慶酒家
新重慶酒家
新重慶酒家

代理
代理
代理
代理

精製大帮
精製大帮
精製大帮
精製大帮

紅芽芋仔
紅芽芋仔
紅芽芋仔
紅芽芋仔

當押利息低廉
當押利息低廉
當押利息低廉
當押利息低廉

育器與奮丸
育器與奮丸
育器與奮丸
育器與奮丸

育器與奮丸
育器與奮丸
育器與奮丸
育器與奮丸

育器與奮丸
育器與奮丸
育器與奮丸
育器與奮丸

